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謀猷第二

漢衛綰為丞相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舩有筭可罷

魏相為丞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趍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

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餧遣諫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通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秣馬以粟米飯馬也貯積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溥與並同）民餓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

詔賑捄乃得蒙更生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率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宣帝施行其策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

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兊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兊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不閉

容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艸古草字蕃多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由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于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

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新從軍而休罷者也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數陳便宜帝納用焉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又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寛繇役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税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給其食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白明也疑者

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

慢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

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輙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决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

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言高祖服天下之難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讇古諂字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

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後漢耿國為大司馬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卒後明帝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

第五倫為司空倫雖峭直然嘗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

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寛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

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于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歳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雒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

鮑昱為司徒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章帝詔昱問曰旱旣

太甚將何以修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德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臣欽若等曰謂楚王英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張奮爲司空值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

人用饑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雒陽獄録囚徒收雒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桓焉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録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

李固爲太尉質帝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少可起陵於憲陵塋内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楊賜爲司徒靈帝初黄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

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魏王朗文帝時為司空孫權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又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飭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内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騑驂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

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内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

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

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代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

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効用矣若畏威効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賈詡為太尉文帝謂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

不納後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陳羣為司空太和中中軍大將軍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並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為宜詔還帝從之

蜀諸葛亮為丞相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

乘勞此進趍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

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己委之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

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吴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吴更違盟關帥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吴顧雍為丞相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茍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晉王渾為司空武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虚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

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命中書指宣
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
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
以紙筆意盡陳聞以明聖指埀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
且察其荅對六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
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
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
便帝然之

裴秀為司空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奏而薨

桓温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使假黄鉞温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戸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奬忠公之吏其五襃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

晉書有司皆奏行之

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輔政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謝玄已破苻堅安奏宜乘釁分㑹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

南齊褚淵高帝時為司徒後魏來侵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為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

後魏咸陽王禧為長兼太尉上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

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
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矟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
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卒聞教
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
崔浩為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
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
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
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

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
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
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
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
義太武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太武將
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
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
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

不少於此而遠方乘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交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帝曰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陲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乏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畧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

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里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

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于神色羣臣乃不敢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及帝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

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雒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吴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吴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吴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

渭南吴聞太武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
尉眷為侍中太尉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文成北廵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内難方寒雪兵人勞苦以經畧大體宜便前進帝從之遂渡漢而還
北海王詳領司徒侍中録尚書事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刼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

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嚮是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遏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黄龔變風不繇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

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令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謡黷賄案為考第宣武從之

高陽王雍為太傅侍中領太尉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婢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任城王澄為司空孝明初靈太后臨朝澄表上皇誥宗

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正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没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戸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

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奸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
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
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
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
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
三品親賢兼備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則深
根固本彊榦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
乃止之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

不忘武功況今重以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
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
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即將
領兵兼總民職省官食祿於此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
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
無四顧之憂奸宄絶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
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
之

唐魏徵為祕書監叅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以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賔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縁邊諸州何以取濟

人心萬端後雖悔之終無所及帝善其議時厭怛紇干
已發遽追止之又帝從容謂近臣曰朕披覽史籍見前
王之善事皆力行而不逮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而已比
於文景之世而不逮之遠也徵進曰今者四夷賓服天
下無事曠古所未有何文景之足論然自古帝王誰不
欲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莫能終其善人臣誰不欲
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莫能竭其心若使君臣各保
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矣帝甚嘉其言

狄仁傑則天聖歷元年為納言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是時河朔間為突厥所迫脇者賊平後多懼逃散仁傑上䟽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即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繇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縁軍機調發傷重家户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欺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悔心修築城池

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棒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借以唐朝為喻殷監不遥河北河南時有叛陵之役主司逼迫操切不准程一乭石亂投一時逃散豈不以力窮則怨不畏刑耆民之至愚皆如此類幸蒙唐朝見捨今為大周淳人向無矜恕之恩安有自新之路昔董卓

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繇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嘆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為憂中夏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

諸軍凱旋得以無擾從之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二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謀猷第三

唐姚崇先天中為紫微令先是中宗時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户彊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

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帝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宋璟為相開元五年黄門監蘇頲為紫微侍郎同在相位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諸寺觀多動音聲令傳有仗内音聲擬相誇鬭官人百姓或有縳綳此事儻行異常喧雜四齊雖許作樂三載猶在遏音伏惟孝理深在典故臣等既聞此事不敢不陳即日敕所在停之十

一月庚戌璟與紫微侍郎蘇頲奏曰悲田養病從長安已来置使專知且國家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至於按比各有司存今遂聚無名之人著收利之使實恐逋逃為藪隱没成姦昔仲繇仕衛出私財為粥以飼貧者孔邱非之乃覆其饋人臣私惠猶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比分付其家不許又奏朝集使每至春末還多有改轉率以為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絶其僥求之路七年二月己巳上封者以興

慶池是符命之所里之上字符于聖名池水之源生於
朱邸請刻石紀頌頌示天下璟又奏曰徵祥所實在於
聖德興慶休應宇内咸知頌告刻石恐塵大體望宣付
國史從之五月又奏曰陛下屢降德音勤恤人隱此誠
蒼生緊賴明主用心但河北不登或須給貸貴在用遍
省於差科共遵程式又考使去日恩勑再三若有饑弊
隨使賑廪山東蒸黎德施溥洽又頃者緣農桑在候恐
因繫尚多徒已下刑並責保放唯流死等色則情不可

寛古人愼赦義在存法恐今有言事者未能細知直以月蝕修德或云分野應有災祥因而多言冀惑上聽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謂修德也囹圄不撓甲兵不興理官在平不以深竒為獄軍將慎舉不以輕進邀功此所謂修刑也向時所陳皆朝廷常已留念縱日月愼盈滿將因此而致福必指期而有應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望以至誠動神不要制書頻降

其京城諸司及府縣繫囚仰重臣等即准勑與所由參詳處分帝報曰在於朕躬庶事戒慎天下或恐不稱所望卿為朕耳目焉上天降省良有以焉深輔朕之不逮郭子儀為中書令代宗大歷十年二月奏曰臣伏以魏博相衛河陽三城陝州等軍吏不寧須速安撫言甚切至帝甚然之

楊炎為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

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得計其盈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帝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

天下揺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官竪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宫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為難中外咸稱之

柳渾為相貞元三年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强進狀請貸宅召市入馬以討土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加責罰亦可懲勸從之

陸贄貞元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德宗俄又宣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

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懐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彚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已宣行南宫舉人纔至千數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媿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已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

求治道務狥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
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
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
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
考實此乃謀國者得以辭其罪議典者得以肆其誣率
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
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
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

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盖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趍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事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為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

失實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狥情亦繇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令又知狥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為愈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擇寮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

肯狥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官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輙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則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治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追於往時盖由寶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

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吏必愈於末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以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析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

端而已乎帝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

趙退翁為相深於治道嘗議以為政之本選賢才敦節儉薄賦斂寛刑罰每對揚之際必再三奏之貞元八年表上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輔四年于兹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為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功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歳月孤負聖朝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病憊慂兼慮闕違頃奉表章備陳肝膽陛下以臣性拙近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

効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懐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會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顧中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謇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黷煩甚言畧則利害未分若黙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在外中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思慮之内臣但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為身被風毒漸憂沉痼是以懇懇勤勤切於

愚誠也臣聞開元貞觀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閒宴賜其省覽其大指議宰臣曰宜博採衆賢用為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惟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才不可得也議進用廢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之彌切慮之彌難屬者臣因論求才選士古今為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

何必五也十得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非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閑官十無一二文官武官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才行閑官多因恩澤朝廷或將任使多擬要官要官則人少闕多閑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夫大厦永固是梁棟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羣吏之能也議

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錫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為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于此臣愚以為黜陟宜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嘗遷徙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行遲速之有常如績在中等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淹滯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

宰輔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徧知又詢於衆人衆聲嚚然守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殆至於今玆弊未改其所舉所毀亦盡愛憎也若不於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為情以攻人之過為直茍有除授多生謗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聽時論所舉多者先用必非文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羣吏各自精求務于得人既經試效能否可

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為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任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廷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俾久滯帝荅曰朕端拱虛懷精求至理弼違獻可允屬台臣卿道著直方識通今古思振淹滯以叙彛倫罄竭謀猷裁成議列志在裨賛實沃予衷克彰奉職之誠深得大臣之體再三省閱良多嘉重焉

賈耽為相貞元十六年九月義成軍節度盧羣卒甲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為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營田使耽奏曰自今以後諸道節度缺但自朝廷除者兾無他慮若於軍中擢用必有向背喜懼者人心固不安帝以為然及蔡州吳少誠拒命以鹽夏節度使韓全義討之兵敗耽奏曰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趂者應望國家恩貸伏恐須開其生路帝是之詔雪少誠

杜黃裳元和初為相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言德

宗朝每方鎮死多先命中使探其軍情至則納其副倅
及大將厚賂歸稱其美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
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
何憂不治帝然其言由是用兵誅夏厲之後不容藩臣
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盖黄裳啓其衷也又帝謂宰
臣曰朕甞覽前史見歴代帝王或怠於聽理或親於煩
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黄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已
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民瘼舍已從人以務厚

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訟獄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霸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皆自省之亦為敵國所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省尚書疑事陳矯稱其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食太宗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成功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常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于理帝深然其言

武元衡元和為相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錡稱疾請醫理俟歲一入朝帝以問宰相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立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姦臣得遂其私則威

令從此去矣帝曰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李吉甫為相憲宗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為急吉甫對曰為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臻於郅理然國以人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為蠹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為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在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

才刺史數廣益非慎擇加以更代促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為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苟且之心帝深然之時京城諸僧有以請莊磑免税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容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氓必不可許帝不止

李藩為相元和四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李藩對曰

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必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滛心俗日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府帑充羨稼穡繼登若或人君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賊盜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然理平伏願以知之為非難保之為急務宫室輿馬衣服器玩必須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

之緜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儻有踰濫極
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
權德輿為相元和五年憲宗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
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縁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
飲食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德輿對曰仲尼謂大
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為無閒言漢文帝欲起露臺
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産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
以臺為於是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

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實天下幸甚

李絳為相元和七年憲宗謂宰臣曰人之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改復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古之聖人皆所不免故天子置輔弼之任有諍臣七人皆選正直端莊之臣以備其選規主以道德勉主以公正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止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

之事但矜得惜失常情所弊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耳陛下以上聖生知研慮幾道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伏聞聖語益慙愚瞀然無代無賢在用之與否耳昔燕昭王築臺以待賢士郭隗首進請自隗始則四方之賢聞風而至臣等雖以至愚上弼明聖苟不拒愚言同於詢芻蕘常如今日則真賢將至直諫競啓矣帝曰朕之不明固昧於理然擢用卿等唯冀直諫必當盡心無隱數進苦口之言社稷是賴非朕敢私也絳等蹈

舞拜謝而出憲宗又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絳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於天下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亂之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昇於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記災異先地震日蝕蓋地載萬物日為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責書之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四方為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也帝深然之

韋貫之為相元和中以淮西之役鎮州盜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及度為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守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憲宗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擊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為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為府奉天有行營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

歲月俟拔蔡而圖鎮耶帝深然之
崔羣為相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憲宗顧謂羣曰師古
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
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
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之族也今其子女俱在
掖庭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
止元兇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
妻女宜娘諂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

掖庭並釋放其婢奴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啟奏平恕多此類也其年帝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者必合悉心及至臨事亦閒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

審比令學士編錄古今疑謗類昨以披閲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為鑒戒羣等奏曰情無曲直辨之至易稍涉欺詐審之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誠以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鞫獄皆聽三訊慮其寃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何由致蔽僞也陛下覽今古惑聽之說以廣聰明鑒往知來實天下幸甚時欲收復河湟國用不足郡府長吏由是希旨往往捃拾自為進貢會處州刺史苗稷直進

羡餘錢七千貫羣請下令𨚫賜本州代貧逃戶稅錢遏
兹時弊物論歸之
裴度為相元和四年憲宗常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當
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度對臣
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但君
子為徒則是同德小人為徒則是朋黨此是外甚相似
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度等退相賀
曰聖上今日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

為難辨則易矣以為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為辨之難則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别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為臣事君之道帝必往復詰問既盡理之後則曰凡事口説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當須行之勿空陳説而已宰相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臣等敢不勗厲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帝大悦十二年

以楊元卿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等漸有歸順者便准勑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慮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

寶歷二年四月乙丑送幽州春衣中使内養楊文瑞流崇陵李孝温元陵艱難已来朝廷春衣常命中人賜方

鎮及將士時服今春衣所賜幽州時服朱克融嫌疎弱
執中使以聞帝特優容别命中人宣諭仍更賜衣服楊
文瑞等先是克融留春衣使又奏云伏聞陛下欲幸東
都今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赴東都修理宫闕迎候
車駕又奏三軍今年無春衣擬於朝廷請一年春衣約
三十萬端疋方可足用不然三軍不安帝覽表召宰臣
等問如何處分為宜我欲遣一重臣宣慰兼便索春衣
使得無度對曰克融本兇族無故又敢悖慢必將滅亡

陛下不足為慮譬如有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擲但不采顧自然無事此賊只敢於巢穴内無禮動必不得今亦不要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已令科處所請兵馬及丁匠五千人赴東都固是虚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云卿所請丁匠修宫闕可速來已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慞惶失

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宫闕所要修理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事比來朝廷或有賜予皆縁徵發須至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疋物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只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帝從之遂進詔草及詔到後皆如度所料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謀猷第四

唐李石為相太和末文宗御紫宸殿石奏曰請准令月三日詔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石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寒蓋緣刑殺致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聖恩特賜

寛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寛解即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招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乗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寛恕固宜如此覃石等對曰遏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入言罪人須早令御史鞫問如無過即與洗雪勿令虛受贓汙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鄭覃俱為輔弼不立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茍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

議生覃曰事有百司請各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嘗聞李林甫忌嫉好人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營錢穀茍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進用由是乏人帝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日以才堪即用不必文辭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

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曽作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重色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五人但稍有智慧者即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令選授州縣官即不減選帝曰令加至四十人三年即選與州縣官得資即任諸處

奏充判官仰便處置奏來帝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葢以黎民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明主志恤蒼生恤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在朝廷事在節用革去冗食衹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隄防姦吏盗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親見且去簿書姦盗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則天下理若綱在綱則百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覩今日

之事即往往憤氣填膺覃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忭臣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傚以為時尚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裙大袂日漸減少若更令戚屬絶其侈泰不慮下不從教帝曰如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盂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斬矣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誡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到誡飭但要以自儉約化之朕甞聞

前時內庫有兩領錦暖子其上飾以金烏一領𤣥宗皇帝幸溫湯時著一領與楊貴妃著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玠為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美食況萬乘之留情故可便為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候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傚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

役已是當時末事豈為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令京兆府量造小屋餘請停罷迴充館工弁昨所被誅戮數家家資器用并請勑度支送官司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自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

見極陳善惡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自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畧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録進來其日晚内出詔宣示宰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為愧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開成初

帝御紫宸殿石與鄭覃等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
謐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度進奉恩澤
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
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内置一
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
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
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曰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
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至來年徵西稅麥時納麥穀時納穀自然國蓄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假錢來年折納務優農人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為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磑秋冬水閑任却動用覃曰務農乃厚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禁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須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采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百司皆有

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覃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母喪飲酒食肉隳棄禮教覃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事相尚為顏黃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民俗但遠慕王夷甫恥不能及帝曰卿等輔朕為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三王之鞭策乘馬不執鞭策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石曰陛下撫念萬方形於憂歎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奏請進羨餘見錢二

萬貫雜物八萬貫覃以為不可受恐朝廷生好貨之風有土者率相效尚則侵削之患多矣不如還之使代貧下征徭帝深嘉之二年前秘書監吳士矩以任江西日加給將士糧料貶蔡州别駕己丑帝御紫宸謂宰臣曰吳士矩初至洪州在庫錢二十萬貫令交割所奏止有九萬貫不可不就洪州推按石曰士矩擅有添給誠合推窮以其關涉衆多恐懷連累之懼臣所以請先事貶官令口語不息事須更盡理按問軍人情狀難保須為

之防故前推董昌齡追至梧州後處置蕭洪亦追離本道帝然之因許就東臺推鞫帝又問王晏平冐没官馬百匹及器甲事覃石言方鎮因縁寵任侮易朝章若法在必行亦宜革之有漸

楊嗣復為相開成中文宗問宰臣曰人言讖辭豈實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為後代笑班叔皮書著王命論以止庸妄姦亂者之心李班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諸人

事帝然之帝又謂宰臣曰南朝唯以寫經造佛為功德
此豈謂功德邪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功布澤無
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德及後嗣宜
哉帝又謂宰臣曰少有如今日四方無事時班曰譬如
人四體平和常將息如恃之自忽即病立至亦縣朝廷
常於無事時尤須思政求理即必無患嗣復曰苞桑之
戒誠不可忘所謂亂者有其理亡者有其存帝曰朕在
位十四五年無功無德幸遇天下無事固不敢望貞觀

開元嗣復曰自古帝王但能認得所遇之時即好陛下今日不在更思開疆拓土勿以為不足然亦不可便謂已足更慮須益兢戒帝曰嗣復所言是定朕心帝又謂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朝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才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時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此蓋不得已之時非理平之事時姚勗初

除省郎左丞韋温不放上帝問宰相韋温不許姚勗上何如嗣復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姚勗亦不聞有缺落事行自殿中授職鹽鐵元崇之孫復有公才今乃獎之如有公才即不為清流恐無人作官有似衰晉之風嗣復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流帝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人才自別但澄去滓孳者菁華自出帝曰蕭復為相難言者必言貞正之相也卿其志之

李德裕為相會昌五年六月奏云臣等按史記仲尼在位聽獄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見漢魏已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臣疑滯者望各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見意不同者任為别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已下詳其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前賢故

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即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從之十一月又奏云臣等聞恤貧寛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于王制國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尹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

田坊無人主領必恐貧病無告大致困窮臣等商量緣
悲田出于釋教並望改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于
子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閭所稱者專
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
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食
如州鎮有羨餘官錢糧與置本收利最為穩便若能如
此方圓不在給田之限從之十二月又奏云臣等每蒙
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嘗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

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于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于理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四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已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事韋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

漢相衡云所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揺動而人不静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輙獻封章是則賤人圖國柄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徳為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歳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又聞諸貫誼云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有級廉遠地則堂髙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繇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韋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大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横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絶伏望陛下知其姦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

邪黨自消臣等不勝感憤望時賜省覽又奏伏見天寶已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故事皆同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御史雷同情有不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署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軍期決遣萬機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每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在

奉行故事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繫於典章及刑獄等并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别聞奏從之

鄭畋僖宗朝為相乾符五年黄巢起曹鄆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號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五月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受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黄巢

之起也宰相盧携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之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携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令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饑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巳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

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帝亦望駢成功乃依擕議及中書商量制勑畋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冦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

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政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中書奏諸道節度防禦刺史各著功名並全忠孝洎蒙昇奬皆荷渥恩雖萌爲治之心未展分憂之效況聞藩府不可以久虛侯伯不可以

久闕藩府虛則兵不輯侯伯闕則化不行繇此觀之為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得輒離治所從之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于邊或在闕下皆遣人權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聚斂時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卻遲留及王室危難爨趣鄴都皆由此也

趙鳳明宗天成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車駕將幸大名而六師家口纔自雒陽遷於汴水亟聞師動初有難色及至百官上表聖慮未迴頗有狂說定州王都正多疑慮人情相恐軍士惶惑在位咸不敢言鳳手疏於

樞密使安重誨直諭其事重誨自驚具白於帝翌日詔
罷行期內外謐然安帖
王建立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
三年五月以時所急務陳六條以奏之其一以南北節
氣有殊賦稅起徵無別請不預定月日但考其年終殿
最其二請不令省使差人徵督州縣乞明以賞罰委於
長吏其三以藩侯郡守頻有替移州縣以迎送為勞牧
伯無化治之意請立考限其四請所在倉場許每斗加

納三合為雀鼠之耗其五以凡於内班差使臣請選其
夙舊或諳練事體者充免取笑於四方實有辱其君命
其六諸道軍職唯守本處轉遷乞罷宣補之命奉勑皇
王宣政侯伯分憂薄賦輕徭方為濟物迎新送故必恐
擾人儌賦以不虐黎庶為先銜命以不辱朝廷為貴乃
至藩方職列無非戮力奉公各有區分不令踰越朕自
臨大寶每尚淳風動不疑人静惟恭己中外無間上下
相勸建立既列台司兼權邦計所述否臧之事皆窮利

病之源情切參裨理當俞允宣准往例州縣官三十月為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為限仍以到任日為數其節度使以山河是託與牧宰有殊繫自朕懷難拘常限若頻有除替何暇葺綏宜仍舊餘依所奏

馮道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七月帝延宰臣於便殿道曰數州霖雨雖秋稼以傷時物皆賤邊鄙河水泛漲契丹未可南顧閏八月延宰臣於玄德殿道又以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申於鑒誡四年五月帝問宰臣曰

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熟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聞堯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皆惡之葢為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傜役故相與言曰堯年舜日不過人安俗阜爾自貞觀十年已後魏徵等奏太宗曰願當如貞觀之初臣今亦願陛下嘗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八月帝御中興殿道奏往年淄州四縣水損田省司額定租稅州使徵督甚急以至戶口流散今歲特宜優恤從之戊午帝

御中興殿對宰臣論時政何者為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詞人為古調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粟救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此詞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九月戊寅帝御中興殿又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何如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盖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二去邪不疑天下歸

心人知耻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常保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長興三年三月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澤久雨無妨於聖政也四年二月帝對宰臣於中興殿道奏曰新授尚書令秦王昨向中書領事禀承睿訓其德日新每日朝謁五鼓待漏左掖門夫親賢國之基本臣聞古人有善為師傅教導

太子者太子食有邪蒿師傅遽命去之曰其名不正不可以食太子蒿非邪也但惡其名况人事乎臣思莊宗皇帝二十年血戰定天下而不修德政三載覆亡郭崇韜輔佐先朝又不喜見創業勲舊夫國以人為本令之親人者節度刺史令録而已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可不慎選書云若蹈虎尾涉于春氷曰慎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而已矣十月以上尊號應在朝文武臣僚並宜加恩其有八月四日已後遷官者不在此

限時上旨欲徧與百寮轉官而道等以為轉官須論資考乃奏叙階勲而已

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末帝清泰元年上疏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禄周詩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輙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蟲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悦但以自夏徂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

過切閔傷益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斯民鮮福亦天道使然為君之難實見于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益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曰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乂時暘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於

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
退不肖除寇盜恤惸嫠慎刑罰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
年已前勑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勑不及舊章更請
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勑便釐革施行儻不阻於奏
陳庶漸臻於治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
惟稽古言必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
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

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修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惸嫠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爕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寃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位居輔弼并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

循時遇休明名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於丕圖憂勤於治道有靦面目待罪巖廊尚沐宸慈猶寬冊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惟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己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卜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祲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於虧盈星緯不

差於躔次䝉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長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伏計宸筭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險井絡纏妖鮮卑尚撓於邊陲將帥未施於方畧臣等以為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廓清何晚臣畧以前事明之何者即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劍初奮

於彭城五年方誅於項籍洎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曰
登之圍避栢仁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石乃混車書如
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
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梁禦突厥於便橋擒公祏
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雨命將出師方得華裔向風
寰區無撓伏念陛下爰從踐祚纔歷一朞雖乃聖乃神
不下於漢高文祖而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倂武
王一舉蕩平體句踐十年教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

大端攻必取而守有餘戰必勝而卒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戎咸憚於機權部校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使之可以為蟲沙此則聖謀懸料於彀中神策已包於術内何假芻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蠡妄測於滄溟側管强窺於穹昊不量事體虚費𦆵言故論語載仲尼治衛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茍且名言之際聖哲攸艱況在凡常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縁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

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敭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於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説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於艱難尤勤勞於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於羣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元年後於長安東置延英殿宰臣

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敭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鸇之効庶盡葵

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略縱横天機沉邃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流於江海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禄取容即見譏於物論有犯無隱慮不愜於聖懷既顯奉德音俾令奏對合披愚欵先瀆宸聽詔曰朕聞宫鳴商應則律吕和君唱臣隨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顧惟眇沖獲奉基構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旰食宵衣未嘗暫暇副我焦勞之意屬於輔相之臣卿等濟代英才

鎮時碩德或締構於興王之日或經綸於贊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況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密秘量事緊慢不限隅日及當日便可於閤門祗候

具榜子奏聞請面敷敭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
高議以慰虛懐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常侍宣召但能務
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
可以陳述宜以沃心為務勿以逆耳為虞勉罄謀猷以
裨寡昧
張延朗為相兼判三司清泰二年上表曰臣濫承雨露
擢在均衡兼叨選部之銜仍兼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
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

表疊貢情誠乞寢眷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强收涕泗勉遏怔忪重思事上之門細料進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於初終分義難防於毁譽臣若保兹重任忘彼至公狥情而苟免是非固寵而偷安富貴則内欺心府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為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

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使甘瑕受玷縱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屨軒裳之士輕慢相廷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幹務職在捃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卒又在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瀆皇風況諸道所

徵賦租雖廣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置軍儲官俸常急於供須夏税秋租每懸懸於繼續況今内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為繫日之匱分轉大切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於諸額之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寛經費減省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尚清

為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任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試見在之處官無平撫俗擇將來之莅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於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即仰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少答聖明帝優詔答之召於便殿謂之曰爾所

論奏深中時病朕於恩澤之中不無假借添置軍旅比縁戎事近細思之於事無益形之切言深頼救朕之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

晉和凝為中書郎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帝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勑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帝從之及

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勑遣騎將李建宗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由凝之謀也

乾隆御覽之寶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四